

## 復興

### 夙昔典範在普林斯頓

愛因斯坦描述普林斯頓這小鎮說：“一座古雅有禮的鎮落！”（A quaint and ceremonious village）。的確，一步一風景，走在大街小弄裏，有許多異趣橫生的小店鋪，可逛逛；有各式美食佳肴，可嚐嚐；有卡內基湖水的流瀉，何妨上一葉扁舟，可泛泛；有古樹盎然、莊穆典雅的普大校園，可走走。然而，不妨放慢腳步，這兒有的是歷史文化悠長，值得深究深究。

不妨想像：

愛因斯坦曾在 Palmer Square 的椅子或草地上思考過他的相對論了嗎？

昔日幾位正值黃金年少的總統大人：James Madison、Tomas Woodrow Wilson、John Kennedy 在那個餐桌或教室裏曾逸興風發，正展現他們剛萌芽的政治才華？

北美第一次大覺醒（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的啓動者，任職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僅一個多月的 Jonathan Edwards，可曾在巍峨校園裏某個角落思考過教育和神學的難題？

許多位學術界瑰寶如 Eric Eieschhaus、Toni Morrison、Eugene O' Nell、Richard Smslley……曾在這小鎮何處踽踽而行，從而孕育出高超的靈感理論，扳得諾貝爾獎的風采？

當我們漫步其間，多少學者、名人也正如此走過，可能，我們的一個步伐正踩在先哲的足跡上。

這兒，將不斷有許多菁英份子皓首窮經，展露風華，繼續走在政治家、文學家、學術家、神學家的足跡上。

的確，Princeton 這個地方是有那麼點不一樣！

然而，平凡如你我者，當我們的腳步重疊在他們走過的足跡上，你最想踏上誰的？

我想，對信仰認真的你我，最想踏是復興家 Jonathan Edwards 的足履上吧！

想當年，當 Jonathan Edwards 在北美東岸掀起一片復興的浪潮，在他溫和的宣講裏，聖靈便大大動工，眾人不能自己的哭泣悔改，甚至有人抱住座椅或教堂的柱子，恐惶掉入地獄的深淵，教會充滿無以數計敬畏神的靈魂……

然而當一代復興家在 1758 年長眠於 Princeton Cemetery 的墓園時, 神在這地的復興的工作是否也與他一同深埋於地, 只留下古風遺照任我們嘯唏、憑弔而已?

我想不是的!

### **淺嚐復興的滋味-**

好多年前, 當公理和莊丹在普大求學期間, 兩家夫婦同時深深感到靈裏的不足, 遂於 1994 年在學校的宿舍裏定期聚集禱告, 渴慕親近神. 還記得在他們所帶領的小小學生團契裏, 一次就有十多人一起受洗的記錄. 彷彿復興的恩典悄悄地臨到 Princeton 這一小群的中國學生當中.

他們如此對神的執著熱切吸引當時教會另些人, 遂在 WesterMinistryChoirCollage 的一個 trailer 裏約定俗成, 每個星期清晨主日前七點半於此聚集. 往往就只見公理在鋼琴前自彈自唱等候神, 尤其在嚴冬冰寒的早晨, 為數不多的人姍姍來遲, 但不影響神對我們的觀感, 每位前往的人都在那小小的教室得著聖靈的洗禮, 那時, 耶穌果真是眷顧真實地臨到我們當中.

之後, 又決定改成在屏可、靜芝家「家的禱告會」(弟兄家門牌號為 272, 乃簡稱為 272 禱告會), 大家固定在星期六早上相聚一堂, 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唱詩、讚美、敬拜、經歷聖靈的大能與膏抹, 間有一些教導和查經, 甚至有時人數多達五十幾人, 把客廳擠得水洩不通. 結束之後大夥歡喜用餐, 往往聚會到黃昏, 也沒人捨得離開.

2001 年, 實在須要有合適的土地栽種這些渴慕的種子, 遂在黃聖宗牧師的催生下成立全愛教會, Agape Revival Christian Church 於焉誕生.

然而弟兄姐妹也因畢業或就業陸陸續續離開 Princeton, 分散各地而去.

人不在這定點上, 神的工作就不能完成而遭虧損了嗎?

我想不是的!

### **後浪之來, 滾滾不斷, 拔足更涉, 已非前流-**

當第一次大覺醒運動, 美國東岸對神的熱情被點燃起來, 它超越了個人、小群、區域, 烈火燎原各處, 足足延燒好一段時期. 它就好像海浪湧來, 不時有起浪、然而也有平浪的時候. 當浪平之後, 後浪又起, 追上前浪, 一浪總是湧上一浪, 彷彿沒有中歇之時.

神歡喜賜下復興, 似乎常是浪浪相隨.

試看北美的歷史, 每每浪平有五十到六十年間距, 浪起又帶出第二次 1800 到 1830 年的第二次祈禱大復興, 1880 到 1900 年的第三次威爾斯大復興, 和 1960 到 1970 年的第四次阿蘇撒街(AzusaStreet)大復興.

而對神火熱、超越、活潑、傳遞、感染、影響是復興的特性與本質. 它不但改變了人心, 也改變整個社會文化, 它塑造了北美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獨立勇敢的品格, 引發了之後的獨立戰爭、公立教育的設立、許多大學的建成、更解放販奴蓄奴的制度、普世的差傳, 使福音可以遠傳亞洲、非洲….

復興, 使教會從固守教義和了無生氣的狀況中出來. 這些復興家, 尤其在聖靈充滿和聖靈恩賜的經歷上奠定了神學基礎, 使人看重屬靈與永生的實質和極力追求聖潔的生命.

鍾馬田對復興作出以下的定義：

**「復興的精髓就是聖靈同時降臨於一群人，整間教會，好幾間教會，整個地區，或整個國家，也可說是聖靈的造訪。」**

復興的不間斷發生在歷史上是顯而易見的, 神樂易帶著祂自己的能力, 按照祂的時間和定點來造訪、撼動渴慕的生命.

我們無意做復興課題探討的專家, 但每個參加過 272 禱告會的人, 不論留在 Princeton 或分散遠方的弟兄姐妹, 相信都淺嚐過那復興的滋味.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 讓分散各處的弟兄姐妹再聚一堂, 繼續浸浴在神同在的祝福裏, 這該多好!

但我們大可不必緬懷過去, 如果 Princeton 是神定意的定點; 如果 Princeton 像當初的耶路撒冷(我們也曾有過我們的馬可樓和五旬節, 不是嗎?); 如果全愛教會是祂屬意的教會; 如果其中有祂特意揀選的人; 如果一個浪潮過後, 祂此刻還願意帶我們乘上另一個浪潮….

神總是樂意在不同時代、地方、大小族群、個人生命中做更大更不一樣的新事! 不是嗎? !

司布真說: 上帝連不會禱告的青草, 都降下甘露滋潤, 更何況仰望祂的兒女, 祂更要賜下恩雨, 滿足我們的饑渴. 」

而且申命記 33:28 更提說到：「祂的天也滴甘露。」

奇妙的事發生了，七年之後，神又感動公理夫婦放下穩當的生活、工作，將他們帶回來成為全愛教會的牧者，似乎神想要在我們當中做一些不尋常的工作。

來到我們當中之後，公理在靈裏又領受了一個當初北美東岸復興之古道路線，想必神正給他一個「如斯復興」的異象和應許。巧合的是古道的圖點正是 272 伙伴們現今遍布各地的所在地，遂而引發他更進一步的靈感：

假如有更多更多的禱告會，如當初 272 禱告會一樣的性質，繼續存在、繼續產生，非細胞的分裂、因分裂製造離別；而是細胞的重整，因重整帶來團圓，仍然在聖靈臨在的掌權中，仍然在他歡暢樂意的活潑琴音下……

做得到嗎？